

往星中

夫列特安



411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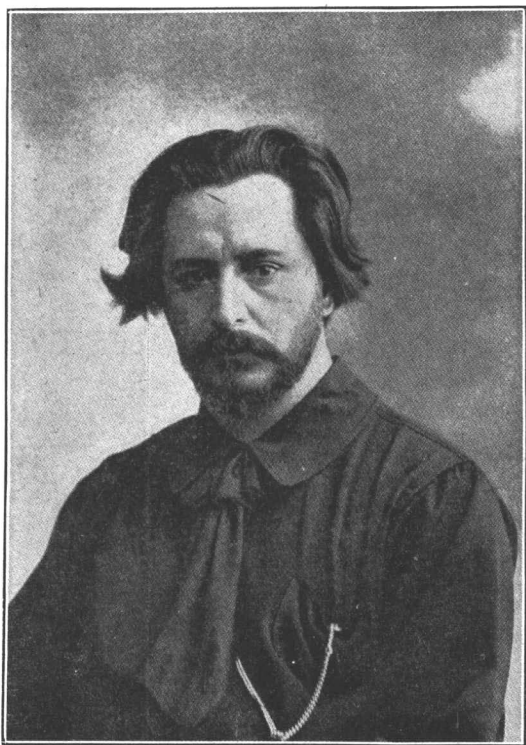
未名叢刊之一

往 星 中

俄國 安特列夫 著

李霽野譯





James Emory.

序

韋素園

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開場的俄國文學界有兩個代表的人物——戈理奇 (M. Io phann) 與 安特列夫 (I. Annrepov)。這時期有革命的與反革命的兩種精神的衝突，在俄國歷史中可以算是多事之秋。忽而「希望」使人們高入雲霄，對於將來懷着狂熱的企求，忽而「失望」又把人們壓入黑暗的深淵裏去了；忽而狂歡燃燒着人們的胸懷，但不久憂傷又把人心籠罩住了。——這時期社會心情的變遷有如閃電一般迅速。戈理奇與安特列夫的著作是這些變遷的反照，雖然他們的著作中有着完全相反的情調。『倘若戈理奇是海鷗，勝利的歌者，那麼安特列夫便是烏黑的老鴉，叫着「這樣過去，這樣將來」的戰敗的先知。』(註)

正如每個作家都要受別人的影響一樣，安特列夫初年的著作中顯然有着契訶夫（A. Чехов）與戈理奇的影響在。一八九八年他的第一篇小說出世，引起了戈理奇的注意，一九〇一年他在知識叢書中爲安特列夫出了第一本小說集。這時期中所作的謊言（Ложь—1900），色爾格彼特羅維奇的故事（Повесть о Серге Петровиче—1900），牆（Стена—1901）這些作品，已經顯出這年青的作者自己的色彩，他的黑的羽翼已經生出了，預備要飛往自己的絕望和死亡的世界。

雖然安特列夫是生着黑的羽翼的「戰敗的先知」，在他的著作中我們還不斷地遇到勇猛的，闖入生活的底裏的人物，在這些人物中我們還可以看出他們的生命力的飛騰，雖然他們代表的是死與絕望的威嚇和恐怖。在耶拉撒爾（Елисап—1906）中，作者把死的毀滅和恐怖具體地表現出來了，但是同樣熱烈的是這底裏的對於生的企求。在黯淡的遠方（В темной даль—1900）給與我們的是絕望的重壓，主人公是森嚴冷酷的人物，但是在這裏面我們不是可以看出那在生命的烈火中燃燒過

了的斑痕嗎？馬賽曲（Маршальский——1903）的主人公是一個卑微無用的人，他有「野兔和負重的牲口的軀體」，但是也有「人的偉大的靈魂」。他要死的時候還要求他的同伴們爲他唱馬賽曲——革命的口號。

在另一方面，他是繼承着陀思妥夫斯基（Ф. М. Достоевский）的精神的，他被稱爲俄國文學上的伊萬喀拉瑪若夫（Иван Капранов）。（註）安特列夫著作中的許多人物都是愛用腦子去深思一切，愛「生活的意義甚於生活」，心靈失了和諧，永遠有「是」與「否」存在心中的惑疑者。黑假面人（Человек в маске——1907）的主人公羅連卓公爵，安那思瑪（Аннэ——1909）的主人公安那思瑪，都可以重複思想（Мучи——1902）中克爾任茨夫的句子：『我永遠囚在這腦海裏，囚在這牢獄裏。』

生在多變幻多事的時代，受戈理奇的樂觀革命的作品的影響培植，承繼着陀思妥夫斯基的深究惑疑的精神，這樣便形成了安特列夫著作的基本情調。

安特列夫的著作對於生活發現兩種真理：「心」對於生活的執着，「理智」對於生活的厭棄；因之有兩種不同的人生態度：堅信與懷疑，絕望與革命。兩種真理的衝突——大概可以算作安特列夫全部著作的題詞吧。這或者是幾種影響融和的結果，在這種融和的進程中便漸漸地現出安特列夫的真自我。

往星中 (В звездном—1905) 是安特列夫的第一篇戲劇，是一九〇五年革命後的作品。這劇似乎就是表現這兩種相矛盾的真理，和兩種不同的人生態度的。塞爾該臺爾諾夫斯基是一個著名的天文學家，因為覺得生活之無意義，便把世間的一切看為「無益的憂慮」，而以天文學為避難所，想在星辰中探尋超自然的生命，做着「永生的兒子」的夢；就是在他聽到他的兒子尼古拉下獄幾於被鎗斃了的時候，他也是恬靜如常，毫不以為意。他說：『在世界上每秒鐘都有人死，在全宇宙裏每秒鐘或者要毀滅一個整世界，我怎麼能為一個人的死亡而哭喊失望呢？』他安靜地在山間做着他的工作，雖然下面閃動着革命，並且他的家庭中有幾個人也加入這革命的

運動。革命失敗了，尼古拉在獄裏受虐待，變成白痴了，瑪露莎，尼古拉的未婚妻，說出這消息時，塞爾該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暫時失去了變常的恬靜，但是他隨即向瑪露莎解釋說：「他在你心裏，他在我心裏，他在一切人們的心裏。……人沒有死亡，永生的兒子沒有死亡！」

瑪露莎詛咒生活，感受到現時生活的罪過和苦楚，她曾罵塞爾該冷酷無情，並且說：『星辰於我生疎，我不知道誰住在那里，』所以她是和塞爾該不同調的，和他立於完全相反的地位。她是「在一切前面衝鋒」的女子，她雖苦惱人間，却不能忘却人間，她說：『我的靈魂，像受傷的鳥一樣，一再一再地落到世間。』塞爾該勸她不要再到尼古拉那里去了，但是她說：『我要去。我要如保存聖物一樣，保存尼古拉所留下的東西——他的思想，他的銳感的愛情，他的溫存。』

在劇末——

塞爾該（兩臂伸向星辰） 祝福你，我的不相識的遠方的朋友！

但是

瑪露莎(兩臂伸向大地) 祝福你，我的親愛的受着苦痛的兄弟！

對於生活之意義，這劇中是有着深刻的追詢的，這結尾似乎暗示出兩種態度，如我前文所說，雖然作者並沒有什麼答語。

以後安特列夫又作了不少戲劇，重要的有：撒瓦 (Савва—1906)，人的一生 (Жизнь и смерть—1906)，餓王 (Илья Коро—1907)，黑假面人，安娜思瑪等。如果安特列夫是『烏黑的老鴉』，叫着『這樣過去，這樣將來』的戰敗的先知』，他的烏黑的羽毛也是在往星中以後才生齊，雖然在瑪露莎說『我要建築一個城市，在城市裏我要安住……一切討飯的，殘廢的，瘋狂者，和盲人。……我要宣告猶大做這城市的帝王；城市的名子叫作『往星中』。』的時候這種沉黑恐怖的思想已經有了萌芽了。

註：

見黎戈夫——洛加契夫斯基（Л. Г. Логачевский）著最新俄國文學史略（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новейшей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）第八章，標題為俄國文學上的伊萬喀拉瑪若夫，係專論安特列夫者，作者曾以此書為參考。伊萬喀拉瑪若夫是陀思妥夫斯基的最後一部小說喀拉瑪若夫兄弟（Братья Карамазовы）的主人公，懷疑思想的代表者。

——一九二六，四，二五。

未名叢刊

4， 往星中

實價四角五分

不許翻印

1. 苦悶的象徵。日本厨川白村作；魯迅譯。再版已出。價五角。二種北新
2. 蘇俄的文藝論戰。俄國楮沙克等作；任國楨譯。價三角半。書局發行
3. 出了象牙之塔。日本厨川白村作；魯迅譯。價七角。
5. 窮人。俄國陀思妥夫斯基作小說；章叢蕪譯。在印。
6. 十二個。俄國勃洛克作長詩；胡敦譯。在印。
7. 外套。俄國果戈里作小說；韋素園譯。待印。
8. 白茶。俄國現代獨幕劇集；曹靖華譯。待印。
9. 小約翰。荷蘭望藹覃作童話詩；魯迅譯。待印。

北京東城沙灘
新開路第五號
未名社刊物經
售處發行

劇中人物

塞爾該，尼古拉維奇，臺爾諾夫斯基。——久居國外的俄國科學家。天文臺長。有名望；許多學院和科學會的會員。五十六歲，但是看着要年青些。舉止穩和，安靜，而且很端莊；正如他的姿態的拘謹和端重，——不煩瑣。爲人謙遜小心，但是持事冷淡。

瑩娜，亞歷山德夫娜，臺爾諾夫斯基。——他的妻子，差不多相同的年紀。

尼古拉——二十七歲。

他們的孩子 安娜——二十五歲。美麗而纖弱。服裝不合適。

皮珈——十八歲。蒼白，清秀，柔弱，黑髮；白色翻領。

瓦羅丁，阿列克色維基，越和柴夫。——安娜的丈夫。三十歲。紅頭髮。自負，誇張，好談諧。有時候粗暴。工程師。

瑪露莎——尼古拉的未婚妻。二十歲。美麗。

包萊克——瘠瘦，高身材，禿光的大腦袋；謙恭。三十二歲。人很機械。吸雪茄煙。

臺爾諾夫斯基的助手

約瑟，阿蒲羅摩維奇，崙慈。——猶太人。二十八歲。使用正確儀器的習慣使他的動作拘謹而且確着；但是興奮的時候，他周圍走動並且熱情地作着手勢。

華西里，華西里維奇，席託夫。——年紀不明。高身材；頭髮多；表面愚笨，常是坐着。本質很好。

臺萊奇——工人。三十歲。黑黑的，中量身材；很漂亮；濃重的環拱眉；見識遠大。樸素，莊重，不愛多言。

施米德——年青；短小身材；面目瘦小，但頗均正；衣着整潔；語音溫和。形貌不

大奇特。

明娜——僕女。

福來子——僕人。

一個老女人。

原书空白页

第一幕

山裏一座天文臺。天色已經很晚了。戲臺上現出兩間屋子：第一間類似食堂，寬大，白厚牆頭；窗子後面有種白東西在暗黑裏閃動，窗臺很寬；一個大壁爐裏正燃燒着大段的木頭。擺設簡單粗陋，沒有軟椅和簾幕。幾張印畫——天文學家和被星辰領向耶穌的東方博士的肖像。一條通到圖書室和臺爾諾夫斯基研究室的樓梯。後面的一間屋子是寬闊的工作室，多半同第一間一樣，不過沒有壁爐。一兩張棹子。星辰和月面的照像；幾件極簡單的儀器。

臺爾諾夫斯基的助手包萊克，坐着工作。瑩娜亞歷山德夫娜和席託夫在前面屋子裏正在談話；皮珈正在閱讀；崙慈來回地走着。一個德國厨娘正在爐